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苑英華卷八百八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璉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鈔

校對官助教臣黃昌禔

謄錄監生臣易宏義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八百八

宋李昉等編

公署下

嘉興監記一首

淮南都梁山倉記一首

彭州新置唐昌縣建德草市歇馬亭鎮并天王院

記一首

烏程縣新建解字記一首

嘉興監記

正德利用阜財足食國之本也天寶末天下兵起乾元
初上司奏議宜以鹽鐵之職摠以社稷之臣幹乎山海
之利以富人也淮海閩路其監十焉嘉興為首朝廷以
是錫貸恒賦實乎大內大臣奉法為事選人拔其賢幹
昇於憲署以宣原隰光華之寵趨其署者如好鳥之栖
茂林相國劉公嘗以大監小州不相若也故其職員不
忝乎爵秩其刀布必倍於租入渤海高君日倫世以勲
烈緩步闊視胷襟洞開中有方略不循進級故一廷評

於茲二紀傾酒定交擲金市義不餌不仁之粟前使張
侍郎滂王尚書緯摠其卜式弘羊之計遂有采山煮海
之役十年六監興課特優至是未暮從百萬至三百萬

鹽

一作監

人賈人各得其所故端介之節風彩自高繼夫

漕運波委陸溢此天下之利器也可示人乎夫以步光
莫耶切玉如泥剝鍾無聲不以一割均其銛鈍君子以
知人則哲無德不酬鴻飛九霄驥騁千里前秘書省著
作佐郎顧况羨使臣之得人貞元十七年歲在辛巳正

月朔記

淮南都梁山倉記

沈亞之

汴水別河而東合於淮淮水東米帛之輸闕中者

集有也字

由此會入其所交販往來人賈豪高故物多遊利鹽鐵

之臣亦置署

集作署致

其間因擇官分曹以權

集作權

庶貨而

部貢之吏盡令鹽鐵諸官校違

集作遺

之疾徐用賞罰大

梁彭城控兩河皆屯兵居率

集無此字

卒食出官田而畝畝

頗夾河與之俱東仰澤河流言其水溫而泥多肥比涇

水四月農事作則爭為之派決而就所事視其源綿綿不能通橋葉矣天子以為兩地兵食所急不甚阻其欲舟艦膠滯相望其間歲以為常而木又多敗裂自四月

至七月舟傭食盡不得前元和九年隴西李稼為鹽鐵

官掌署淮口

集作掌
淮口皖

病其涸滯思欲以為救

集有
而字乃與

楊子留使議之曰自閩越已西北郡所貢輳輓皆出於

是而以炎天累月

集有
之字

久滯於咫尺之地蒿工諸傭盡

其所儲不能賑十年之食只益奸偷耳

集有
幾字

或有終歲

而不得返其家者今誠得十數

集作教

之倉列於所便以

造出入之

集無之字

計無憂也正月河冰始泮吾盡發所蓄

而西六月之前虛廩以待東之至者如此則役者逸而

弊何從生哉議定即以狀自得遂其便於是稼度泗土

卑濕無堪地遂勅庾於淮南都梁山十二年詔以誅蔡

之師食窘促令鹽鐵所輓皆趨郟城下是時下淮南倉

發春其工人曰

五字集作發春吏計春其工人

春材必櫟若榆吏欲令

工就山林剪市之稼曰夫

集作地

火方焚曰將燹萬家當

頃刻之間雖得樊穢之器奮濁汙之波百夫汲而揚之

立足滅患如曰不然我欲利其器待我成枯

集作柘
下同

桂

之杓致滂沱之流操以救之彼言而後謀則燃灰尚不

可望而況所全者今縣軍十萬旦暮不賑其為急也間

不容釐而

集作
今

待汝訪山求材然後用何異乎枯杓滂

流之語耶其倉材所剪之餘大可以為臼小可以為杵

長可以為杵之梁薄可以為胫樞夾峙促命裁之即日

而春成百具其餘米與吏分辦之先以家奴就役次及

羣

集無此字

郡吏各有差所春凡二十八萬石不涉旬俱得

浮淮而西矣十三年夏泗水大災淮溢壞城邑民人逃

水西岫夜多掠奪吏相驚恐呼號而鹽鐵貨帛十餘萬

乃囊之於布緘用吏名載與渡貨帛無餘尺及

集作丁

內

倉中不能盈一教其餘皆廢仕家之急時余過泗上得

其事故與悉論善濟之方而著之以明其績

彭州新置唐昌縣建德草市歇馬亭鎮并天王

院等記

陳谿

聖上以南夷不虔邊塵全起候旦授執政意俾擇要郡

以良能而收之遂命御史中丞渤海吳公行魯一作魯持

節出刺雅安公松筠植心金石勵志雅安實邊之衝東

入嶮隘應援由此公至止一顧屹如巨防當危疑之秋

瞬息無事郡人以考秩將滿預懷去思接武陳誠願借

綏撫丞相隴西公以公功業昭著飛章上聞請充節度

叅謀兼諸軍行營副都知司馬使東路行營都知兵馬

使仍兼知黎州及巡邊制署一作置公遂於大渡河一作置

一橋亘五百尺自干戈未寧士馬旁午饋運徃復商旅

經過曾無覆溺之憂永絕滯流之患至今行者見必歸

思

一作思

異跡竒謀繁難具紀由是復昇於捷為雅之南

千里縣道烽堡相躅早夕

一作早多

軍食跂俟於捷為公智

出事先機生料外風波助意舟楫如飛是得闔境無虞

諸軍飫飽實公之功也復由是天子以彭門名郡而饋

其重勲公輟車之日即究風俗民之憂苦已明其重輕

事之興廢已熟其利病從便革弊幽顯愜心郡內既肅

施及支邑以唐昌縣中界接導江郾城東西綿遠不啻
兩舍雖有村落僻在荒塘昔置郵亭廢毀將久遂使行
役者野食而泉飲貿易者星往而燭歸筱數公行投告
無所深溝雨漲古陌橋推跬步難踰艱苦寧述况輸役
責限徵歛有程而欲罪其稽逋者乎公惻然凝想即日
計成遂陳於連帥於其心而置草市因其鄉名便以建
德為號自此四來者旋踵而迓迎中望者舉目而知歸
老幼攜挈倏忽而至萬家歡笑其事修營不旬日而告

就今則百貨咸集蠢類莫遺旗亭旅舍翼張鱗次榆楊
相接桑麻漸繁如此牧人可謂移風易俗矣昔武侯以
蜀胜脆故令隣邑翊日而市意在習其筋力而俟之征
徭又每及上春以蠢為名因定日而有知所徃公亦約
之以期而候之其日商旅贊貨至者數萬珍織之玩悉
有受用之具畢陳想人之心豈待詢問而知其懽悅也
復以路由諸部一作郡疊跡輪蹄徘徊一息無稅駕之所
遂以俸錢建長亭崇軒邃室外殿內厨帷簿精新器物

充足則往來者非止晝食而卜夜可矣人既繁會俗已
豐饒又置一鎮抽武士三十人而禦之亦立解署早暮
巡警盜將竄跡人遂高眠不感晨鷄無聞夜犬皆云康
泰不可比儔又茲地會昌之前有佛寺數所因廢而未
興鄉閭求福無處禮敬像設之儀莫識鍾磬之聲不聞
僻野深郊轉爲輦俗復置靈巖報恩院脩北方天王及
侍從竒工妙飾相好無雙高墉環合門廡揭立又度僧
住持行道無有虛日斯人也非只豐足而永逃夭札之

患得不紀其盛跡而垂於無窮者哉且人之憂樂俗之凋弊豈繫於時而實俟於哲人上才也噫公之爲政以已之欲而思人欲以已之惡而思人惡是以連牧三郡而皆勲績絕倫若非秉心端莊求理無替則奚能動遠邇瞻聽而候疑者乎且昔之此民徃復百里飢不得續食寒不得易衣今之出戶而所闕皆足市之功其可量乎昔之此民村防遙遠蕭索人稀盜賊織路行者恐畏今之出戶歌笑自若醉飽羣歸鎮之功其可量乎昔之

此民首罪無所求福奚門今之出府有依歸之僧觀莊
嚴之像院之功其可量乎昔之行者戴星乘船亭午未
憇館穀何投飢旅寧濟今之朱門大啟來往如歸乏馬
疲人頓忘其弊館舍之功其可量乎公叛一意而庶類
皆安推深誠而萬人咸福是知玄造之旨不獨幸蜀之
三郡即應重委大柄為國之元臣使天下皆幸也谿早
歲謬以文字為公之知偶因薄遊獲覩盛制與人頌羨
異口同詞直叙見聞敢愧蕪淺咸通十年五月十五日

記

烏程縣修建解宇記

楊 夔

叔孫昭子聘於晉晉受邾人之愬執昭子寘於箕使吏
藩之昭子不以拘為意止之舍有壞必葺去之如始至
故春秋賢之今有受九重之命母百里之民凋瘵者繫
之以綏訛弊者藉之以移既休於公館覩其隳摧圯漏
忍而不治者無乃取譏於君子乎丹陽余公以再命尹
於烏程降車之暮月察訟決獄之暇周視縣署其門傾

其廳歌其墻圯其廡偃頽簷側楹倒移

疑作修

相倚風雨

固

一作闕

庇寒暑是窘公歎曰建之者何人壞之者何心

既以守邑其敢不力自憇以圖嗣修乎然屬天未悔亂
兵火猶熾專城而居者其可無備乎故我郡儲甲數萬
以戒不虞而軍須軍餼僉賦於縣務繁力匱久莫克舉
公乃宵分而寐五鼓而興行忖坐維不遑所安近越於
時方克倬功於是節冗費之用鳩贖辟之金僉力於農
休徵功以厚償聽斷之餘策杖以巡慰其勞者勗其情

者設茗及殮日自省視由是工操其斧如蟻集殮備運其材如水赴泚財以儉而蘊故其用給人以悅而使故其功倍不期年而衆宇鼎新矣有若換大門中門脩大廳小廳東閣西閣新押司錄事院建人吏祇候房砌甃之外城凡百餘雉葺宅之間一作垣近一百堵修衆寮之宅五造廳庫之橋六䟽西亭之汗池制公解之什物一作器有遺罔不增構其尤赫赫者如每歲徵賦主胥類於廳之西廡以其輸賦駢湊逸是虞乃編筠接軒權

閑隔之訖賦則毀去厥費頗夥公乃增廡之一楹構木
為欄以限其內外俾永絕妄耗此以見公謀之經久也
縣之西北隅舊有帳院蓋鄉吏團集里書之所歲月綿
遠崩墜文爾切
小棚也無幾每遇霖潦則束席就燥以避其霑
濕亦有時矣加以往來者御奔走泥淖之患舉邑是病
無戶而草公於是歷揆其損以籌完葺正傾支摧增新
易壞類夫重構復建脩廊以達於都門兩有依暑有庇
從役者不知其勞矣此以見公情之恤下也公帑摧敗

上冗下濕周垣雖設腐不為固易所以刺慢蓄而誘盜也公乃擇堅以革枯選宏而化陋厚厥墉嚴厥闕此以見公志之防閑也縣之圍扉頽堦莫治彼犯大辟得繫者豺狼野心脫走是勝苟閑閑不謹墻垣不慎是遺肉於虎吻也或有繫墮事幽徵責一作徵責蓋俾其懷過而省非也豈使敵於見善毒於暱枕哉而糞壤狼藉穢不可適彼罪無輕重俱執於此不其酷歟公乃剗積弊滌宿汙明壞墉圻毀墉席以潔其榻食以茹其餼苟獲矣而

入如宴於此以見公之處心愛物也先是縣之秋曹尉蘇許公頽釋褐之官也公始至兼戎曹務遇上已節郡有角擻之戲郡守出觀則司戎者職其事因乘小艇往來以檢馭不整郡治之南溪波浩洋許公馭檝以涉而舟覆焉衆皆駭惋謂不可援俄聞空中有言曰無損蘓公忽有幹流以出其舟而許公存焉彼同溺者俱不為水困俗旌其地為蘇公潭大歷中縣令李昭則故國紳之先也相國誕於縣署幼弄之歲墜於縣之東池逾數刻

忽若有物翼出於池面相國畧不為苦二者皆縣之故事而圖經不載公乃檄請於邑人太學博士丘光庭編緝遺墜其或善未書能未記者罔不畢錄此以見公興廢而繼絕也凡此數事豈前政之未知乎抑知而不為乎非公勤於理敏於用視公猶私曉夕匪懈何以及此哉始公之臨承授政之後人稔於易衆務煩猥網在而目紊公乃肅之以整嚴之以恪遏強字弱優老恤匱旌別枉直屏空奸慝不逾月而法令如一勸賞分明清靜

簡當內外祇肅鞭扑閤於庭爭訟息於野宣尼所謂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濟之以寬猛寬相濟者余公得之矣前是公繞再稔而報代鄉之老肆之長咸賴撫導數百人列狀墻立於郡庭以乞留太守隴西公以代其任者特勅之命不可有滯然私器其能頗自憾不偶良吏以共育疍瘠公遂退寓於德清蜀邑駕水軒釀春一作香醪治蔬圃修釣艇以吟醉自逸明年冬為縣者以謹停其任杖屨依勢求代用者檄累於几上隴西公至而弗視且

曰烏有民病方急而擯良醫乎遂飛簡以召公洎其至隴
西公提印以授曰子之前治邑其及物之澤被於廛野
未得盡子之術貽吾中悔今還舊邑其為我撫其疲過
其首俾民獲蘇無替初心公三讓而后及縣張弦易調
新其戶牖剔蠹抉弊刮垢磨頑不次不序咸復舊貫凡
利於民濟於公事無巨細必自我始丙辰春公將受代
吏民等以為受其教庇而忘諸載祀俾後之人不得詳
其俶落是食其旨履其處也於是列其狀謁言於宏農

楊夔夔學於春秋固當以紀功書績為務公前任日崇
修先聖之祠為文讚功刻石於縣岸今復紀此功績蓋
欲慰縣人久之虔思也况公以民吏之勤請不可拒
絕兼凡所革易規製皆力殫心罄而后克濟且慮夫什
器後之人不同乎慎惜也恐其傾墜後之人不同乎繕
治也苟沮衆情何以鏡將來耶由是採石鐫勒之費莫
不悉自於清俸蓋以見慎而有立也嗣厥理者可不懋
乎乾寧丙辰春七月

文苑英華卷八百八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八百九

宋 李昉等 編

館驛

館驛
使附

滑州新驛記一首

滑州新驛碑陰記一首

宋州重修五驛記一首

館驛使壁記一首

樓上

翰林學士院新樓記一首

鳳翔鼓角樓記一首

泗州重修鼓角樓記一首

襄陽北樓記一首

泉州北樓記一首

館驛

館驛使附

滑州新驛記

李勉

滑臺舊驛天寶丙申歲逆臣盜國師競而焚滑臺四衢
通于四海夷貊奉聘諸侯覲王有疊騎擊鼓填郭翳直
之日也或寒沍凝血或炎赫鏢肌疲心躁憤駢立無寄
剛寒者多氣奮肝衡溫愿者猶神忿吐息雖遠馨醪膳
腐積救糝小吏夏執輕箠冬備重裘獻用無所曷補餒

殆常惕惕祇懼終溘溘

一作滑滑

議繁亦有吟憤作誣口吻

震發者幕客請余構驛傳以備政縣吏請余廣驛傳以
息責遂命試光祿卿兼同州別駕裴萬以恪以幹俾主
剗剗巧塲之工授其意曰無尚雕木之異無榮飾土之
竒揆時勿奪詳費就簡惟疎楹棟將違暑也廣庭廡將
達風也取寧體之用去娛目之奢彤彩為文刻剗一作
像物有益勞費豈利蔭庥况玩巧蕩神誇麗踰度乎及
息役休工門成度費闕

不墮余誠素不違乘軺

之賓無或嗤余不効徐湛之風亭月觀之盛也大厯甲寅歲八月二日記

滑亭新驛碑陰記

崔祐甫

古之君子約已而裕人知蘇而勤禮接賓以愿

一作務厚是

施於豐鄭公孫僑論晉文襄之霸也宮室卑庫無觀臺榭而崇大諸侯之館故來者如歸今我連帥尚書汧公為國垣翰于東土軍禮肅人謹興新其亭傳以待賓旅謀之有程設之有所力肆於悅巧悛於淫勿亟而成得

其時制博敞高明倬然其闈闓沉深奧密杳然其堂室
論者謂華之普德號之閩鄉自昔為之疑行郵亭之甲今

茲白馬可以抗衡沂公仁以愛衆儉以化下陋居室而
恢賓館節豐華而廣廡庥稱時計功永代為憲方操八
柄揉此萬邦于庇人其德弘大於是舉也見其端焉夫
其去故就新之議屬徒揆日之制作而示後公實書之
蓋聞傳春秋序風雅者丘明卜商之事也下吏敢亦庶
幾

宋州重修五驛記

鄭就

戊子歲大彭戍卒有在南方者一旦衆譁于營刃殺主將不待朝廷命卷旆而歸既至所止即共樹小吏以張大凶天子震怒徵諸侯師以討之常時挾刃為盜匿蔽榛莽者咸來附離叶拒王師而睢陽最與賊近忽剽攘不徇志必縱火火蕪傳置尺椽盡為餘燼時隴西公以重望鎮諸方徵師悉出其地供億大費不煩朝廷而又戒嚴疊門賊馬首不敢西向我季父貂蟬適守睢陽大

軍頓其所資糧餽且靡闕一毫明年九月賊平我公

念鴈池洎會亭五郵前為賊熾焰所滌况沿

一作官

河旁

午豈可使厦屋不修乃刷材屨工未數月而畢其創匠
輪奐為客館之甲君子以為非我隴西公大才不能當
劇賊非我季父稱事不能新郵亭宜乎礮石刻文聲其
美績就久奉隴西公命牢讓不免其叙事也質而且微
而簡俾後之為政者識我季父之多能咸通庚寅年秋

七
八 一作 月記

館驛使壁記

柳宗元

凡萬國之會四夷之來天下之道塗畢出於邦畿之內
奉貢輸賦修職於王畿者入于近關則皆重足錯轂以
聽有司之命徵令賜予布政於下國者出於甸服而後
按行成列以就諸侯之館故館驛之制於千里之內尤
重自萬年至於渭南其驛六其蔽曰華州其關曰潼關
自華而北界于櫟陽其驛六其蔽曰同州其關曰蒲津
自灞而南至于藍田其驛六其蔽曰商州其關曰武關

自長安至於蓋屋其驛十有一其蔽曰洋州其關曰華陽自武功而西至于好畤其驛三其蔽曰鳳翔府其關曰隴關自渭而北至于華原其驛九其蔽曰坊州自咸陽而西至于奉天其驛六其蔽曰邠州由海之內摠而合之以至于關由關之內東而會之以至於王都華人夷人往復而授館者旁午而至傳吏奉符而閱其數縣吏執牘而書其物告至告去之役不絕於道寓望迎勞之禮無曠於日而春秋朝陵之邑皆有傳館其飫餼饗

饋

集作飲
飫餽饋

咸出於豐給繕完築役

集竹
復

必歸於整頓列

其田租布其貨利權其入而用其息

集作
積

於是出納

奇贏之美

集作
數

勾會考校之政大厯十四年始命御史

為之使俾考其成以質于尚書季月之晦必合其簿書

以視其等列而校其信宿必稱其制有不當者反之於

官尸其事者有勞焉則復于天子而優非之勞大者增

其官次者降其調之數又其次猶異其考績官有不職

則以告而罪之故月受俸二萬于太府史五人承符者

二人皆有食焉先是假廢官之印而用之貞元十九年南陽韓泰告于上始鑄使印而正其名然其嗣當斯職未嘗有記之者追而求之蓋數歲而往則有集作失之矣今余為之記遂以韓氏為首且曰修其職故首之也

樓上

翰林學士院新樓記

常表微

長慶二年春翰林院學士缺穆宗皇帝顧謂左右曰孰可充是任者皆曰恭恪可以奉密命通敏可以肆皇猷

有若內謁者藍田季溫可上曰俞洎四年夏院使缺敬宗皇帝顧謂近臣曰孰可補是職者皆曰博覽以好古清白以奉公有若奚官局令衛元璨可上曰俞是以授金紫之賜承侍從之榮典司禁闈叅掌詔令嘗因暇相與議曰夫宮室臺觀蓋有宜稱苟失其制人何法焉內署與集賢史館秘書省皆號圖書府而內署最為密近故學士之登將相踐崇顯者十有八九焉彼三署不可同年而語矣而庭宇逼仄屋室卑陋非聖朝待賢之意

豈羣彥養德之所于是梧桐高則可以栖靈鳳巖嶺秀
則可以韞美玉是宜革作以新其居乃同詞上聞詔命
惟允錫以材布作帛假其工徒心匠始形於事先物境潛
運於度內乃撤小屋崇廣厦揭飛梁於層構聳危樓於
上楹重簷翼舒虛牖霞駭覺棟豐麗欄檻周固三門並
設雙閣對啓延清風於北戶候朗月於南榮積其典墳
藏於扃鑰因討閱之際資登眺之娛若乃前瞰雲山傍
窺臺觀仰丹霄於咫尺納顥氣於襟抱八表殊望四時

異境觸類生趣隨方散懷其下廊廡對序階陛四匝中

創小亭以候宴語卉木駢植松竹交陰折

一作林

高標於

焚燎散餘芳於戶廷信可久之宏規不泯之盛跡也經

構之始侍講崔學士出拜小宗伯樓成之月學士常公

秉國鈞旬日侍講高學士拜夕郎明年正月學士路君

遷小司馬為承旨表徵洎王宋二舍人皆遷秩加職院

使復以成績並命遷內常侍夏四月中書鄭舍人駕部

郎中皆以鴻文碩學為侍講學士有詔賜宴始觴於斯

中外之知者朝昏皆賀豈興作之會契於陰陽之運乎
而土木之動應於福慶之數乎表徵學愧鏤冰文慙畫
虎秉筆視草于茲六年備歷規度之暮詳觀一作都新舊
之制承命為記實慙菲詞時太和元年某月日記

鳳翔鼓角樓記

韋慶復

十月成樓記時也自聖人觀象立制則重門擊柝以待
暴客故天下都邑大崇建之凡千乘之君其外者郭其
內者城郭之門所以苞納州聚城之門所以嚴護師長

故諸侯國多以內城門於中軍為最近率皆樓於斯飾於斯建鼓角於斯先是此府無內城無重門廳事之階才隱內屏旌門之次迫於通道大將軍鼓角置於郭晏然而安積有歲矣今我江夏公七月下車首乎其謀八月慮事鳩乎材九月恩洽得乎衆十月勞農興乎役然後下令葺筭相土命毀削舊宇坦平新途迴還翼張絢潔冰靜既而版幹具舂築興山虞納材梓人準絕雕琢切磨丁丁登登重楹疊戶霞起雲蒸如翬斯升勢將濤

騰如山斯層崔嵬凌競君子曰大哉斯樓之作上可以
陳列鞀鼓下可以禁限中外近可以張皇斯衆遠可以
戒勵大軍稽晷度不失於方中審山川乃得其面勢衆
心多樂成之助工徒有悅使之勸非大君子淵慮宏謀
則茲樓何從而興也或者以為前之闕政公能補之愚
則不然夫舉一事建一功不量其小大苟能迴拔人表
獨得殊見則無非天假之才得之縱有賢方伯比肩於
前欲責其人表之見無乃過歟然則斯樓曠之於前宜

也成之於今亦宜也奚所謂稱補其闕哉樓成二日我
公與護軍中貴人洎賓僚偕登而閱之慶復仰而歎曰
公之政教見於斯樓盡矣且棟之梁之小大攸宜材不
缺也壁壘完堅巧塗纈密人不偷也繩墨脩整苦窳不
用法至行也丹雘鋪彩光輝燭人照至明也舉是署以
福我境內之人德澤甚厚豈土木云乎哉元和二年十

二月十有一

一作十月十一

日記

泗州重修鼓角樓記

李 礎

烈而悲者角之聲謹而壯者鼓之聲烈與悲似義謹與壯似勇夫軍以義集以勇進故軍城例樓鼓角於正門以嚴暮警夜二物用固均然凡發語雖先鼓及奏而

有一

古字角先鳴者蓋欲勇生於義云泗城據汴淮奔會處汴

迅以射淮廣而吞擄勢雄重翕張氣象故其出人物義且勇與鼓角之聲相叶雖商賈四衝船擊拖交而氣不衰雜防禦使劉公郡人也其義勇智傑拔於萬衆間始為郡諸將黃巢陷關徐以西討急務在廣兵力按舊屬

郡名取泗泗稱未奉詔不服徐師因大至公為都馬步
司轉司衙皆摠兵柄捍守連年徐竟解圍而去已而上
欲久安徐泗卒以泗屬徐會有新防禦使昧軍機意泗
人含憤復激令背徐不屬一作出公執詔爭不得衆因大
呼逐防禦使扶公坐公不得已詔亦因命公徐帥太尉
鉅鹿王感公於已絕他心曲折惟天子命相得蓋歡甚
於故焉公既挈防禦印登城四面望皆拒戰後火燼餘
或石拋所傾方圍急城中又壞屋給新併是屋廬少全

者乃銳意自鞠鬪場上佐院稍稍營葺且謂鼓角樓者
軍門眉首宜特華壯樓及左右鼓棚新者二十七間益
揭其柱危其檻以激響日沉宵寒聽吹擊者疑岸浦泉
窟龍吟鼉作時時相應和既而郡衆列觀欲咨文人紀
績或揖衆而進曰公之功行甚多非止此樓門左右臂
出廊及都廂等院凡二百餘間悉公重修又修孔子廟
佛祠黃帔道宮觀文武舍靈山神宇凡數百千間又
勸里人益構其居荒毀更新鬱鬱如春發寒槎又增武

器庫旗稍千竿鉞百柄甲裝三百劔千環箭箭六萬羽弓
弦角千凡營制悉以家私財佐用又教屬縣樹桑柳棗
榆至二萬本無名役除律敕外擅立條歸之簡切用是
人益附親逋竄自返萬三千戶朝客中貴人往來麩餼
餞迎如完盛時防護淮浙等貢上錢貫數百萬此其大
畧公所以能若是者由誠疑者公具侍一作具侍下懇為尊
中丞郡太君得拜封爵邑連表乞歸侍其誠切動人如
此所以能堅奉明天子者以首出其政耶由此言之豈

一樓而已乎且公用孝資忠用義發勇其壯烈聲又豈
鼓角而已乎安可但記一樓而遺他事乎衆曰然則何
如而可進譚者曰吾聞古人以玉況德以器銘功豈玉
足況器足銘耶蓋借玉為喻因器而盡銘他善今儻告
文人請借鼓角以況公心而因記樓盡述公之功行儻
可乎咸曰善然健於筆者不能寫是當緩以俟之積月
而史官尚書司封郎中李礪自淮楚趨闕驛泗於是郡
從事張信與同僚及將吏等磨石濡筆且以衆志白于

公請礪為記礪不敢辭即所聞實書于石於戲樓以中
和五年二月二十八日成以其年九月三十日書

襄陽北樓記

符載

天時有晦明人情有舒慘或感瘁交構鬱凝不發非
登高遠眺望則無以疎達其氣導冲和之性焉藹藹
襄陽山水之鄉征南興岷亭賞賢王造北樓之勝
緬邈千載遐襟一致靜躁一作操其有一作音得不根
抵於是乎然勢勝則同制作迺異請得本末而言

之先前之人公舍之內特建危榭以瓌碩之材樹室

雜之地左右翳蒼顧視生熟人莫能登

一有庇字

甚無光

輝我公懷之思有所致會異日官府無事攜鄒生枚
叟之客高步縱觀于城之墉次于北隅大獲偉地公
竟符曩意據陴不去玄機一發樓在吾自由是振陳
成新拔卑為高經營鼓智財力什一笑拊之下栽栽
橫空裏人駭之謂靈物佐助不然者何以不殫貨不
峻程不罷民而成不朽之績容易若此之甚也夏五

月辛巳公欲亟退避屬亦既樂只為食肴酒聚賓而
登之異其勢隱軫氣崇融上乘百雉旁歷萬井飛陞
虹指長檻雲截陵昭回而永睇闕一作閼萬態之紛糾

楚山無際漢水遠去郢門商雒微茫天外當是時大
火炎炎里閤如燔更簞驟盥躁灼不解及其燕也即
窈靄靜深端和肅清輕颺四來衝闥動扃座賓相顧
如在顛氣況乎春之發舒秋之沈寥固不言而勝矣
壯而不侈謂之範作而不費謂之智登降有序謂之

禮享宴有惠謂之仁道崇者聲輝位大者物舉搢紳君子咸謂為此樓與羊公峴亭不沒矣若掘客土斬異材礮他山之石奪齊人之力肆浩蕩之觀窮靡嫚之樂實曰涼德賈謗不服亦文者何述焉野人鯁劣備詳公明白之實敬揚休休為來者大猷五年六月十五日記

泉州北樓記

歐陽詹

釋名曰樓賸也謂高明覲遠賸賸然也建於第宅則以閱園林有媚樹於雉堞則以警寇盜不虞故墨子曰城

備

集無
備字

三十步一坐候樓百步一立候樓茲樓者蓋此

郡北墉之立候樓也卜築之始而有之

三字集作
微而具之

衰不

倍常廣唯再尋製造日遠土木功

集作
力

殆左騫右侈上

露下圯有年數矣邦牧安定席公貞元七年下車至九

年月之三祀重民力而未形言是年暮秋歲豐農隙有

司率常典告有事于土功公曰斯郡國

集無
此字

之南極也

元后帝鄉實在於北詩不云乎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欲

固

集作
因

戀主向方瞻矚惟此有樓半傾半摧日夜闕登

啤擊柝之所風雨憂折榱復隍之患政因時令爾其營

之俾有布席跪立之地

集有問字

更人防卒之位

位字集作蒞事

予

將時躋展北面拱辰之心焉而受命之

集無之字

者感公之

意如公之意杼人羣庶感公之誠如公之誠川朝子來

坏集作

坏

崩易蠹址有餘而不剗基塹自延材有長而不剪棟宇自

崇既望兀徒未晦成功倚層霄於軒檻納千里乎窻牖

如鱗之解署若岸之軍壁得不收

三字集作得之狀

若連山之

有重巒長江之覺洪濤氣勢繇是而

集作以

雄焉公每子

牟情來莊，歸思生俯仰於斯，徘徊於斯，夫完城壯邑，有邦之本也。戀闕愛君，為臣之節也。善矣哉！公廣茲樓也，遠得有邦之本，近貞為臣之節，執邦之本曰公，謹臣之節曰忠。唯公與忠，公斯昭矣。小子家在委巷，多聞輿誦，藝忝儒術，數集作每侍公居上，志下衷兩獲而達，敬書其事，為之記，以獻。至若眺四維之雲物，臨萬井之烟景，遐象佳致，眸一作瞬莫勝觀。非公有樓之素，故不載之。集作之載

貞元九年秋九月三十日獻



文苑英華卷八百九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八百十

宋 李昉等 編

樓下

新修夏邑縣城門樓記一首

五福樓記一首

黃鶴樓記一首

懷崧樓記一首

朝陽樓記一首

望雪樓記一首

閣下

茅閣記一首

新修滕王閣記一首

重修滕王閣記一首

樓下

新修夏邑縣城門樓記

孫公輔

昔左丘明書梁亡媿其亟城而至溝宮也書莒潰責其恃陋而不重閉也然則懲惡勸善之義信可不遺於後代矣方今生人震越虓虎啖嚼凡為侯大夫者孰得不鑒於梁而悼於莒哉夏邑縣城樓圖經即西漢栗鄉侯

之故墟閭閻陂陁不可以禁淫佚臺觀崩弛不可以示軌儀訊諸鄉人云此地有隱慝焉縱其神姦慄若大忌故前後令長皆昵於神而廢禮也去年夏聖人戒師於東方宣武軍守臣劉公慮以軍興勢危賦重人困易置官屬紀綱事法遂假參佐范陽盧士宣字伯通為茲邑長伯通勤勞於民旋即真命以朱服示王命也愴夫先賢雖立譙門譙門必能將將雖作爾墉爾墉必能言言繇是正其小以及先王宮隅之制飾其儉用倅諸侯臺門

之尊百工告利多福紛萃則嚮時妖異之說無復徵據
神不神矣君何神耶苟無馨香曷肯變化是故直拔埃
埴譬一賢之挺生介然堅彊同五福之壽考端穆大壯
發揚斯干用而不和一作知我則為植其經費也自柿一作
度材至梓土一作卒土不礙疋夫之膏澤必因庶役之餘羨
其博施也自賀燕至翔鷄尚貽終世之咸若寧止吾屬
之遐覽然後命閭人以守之揭靈鼉以鼓之歲時則懸
法於其前災眚則禳祭於其下禦大寇則未足抑小戎

而有餘且周文緩而靈臺成漢文約而露臺捨惟彼喆
王睿后猶懼若此况人臣乎閻閻伯通可謂知禮至如
板築之氣勢磨礮之固護塗墍之滑澤采章之藻麗則
存諸詠歌非紀體所載時公輔館於伯通之署願記其
善敢私於人乎

黃鶴樓記

閻伯里

石本
作垵

州城西南隅有黃鶴樓者圖經云費禕登僊嘗駕黃鶴
返憇於此遂以名樓事列神仙之傳迹存述異之志觀

其聳構巍我高標龍從上倚河漢下臨江流重簷翼館
四闔霞敞坐窺井邑俯拍雲烟亦荆吳形勝之最也何
必賴鄉九柱東陽八詠迺可賞觀時物會集靈僊者哉
刺史兼侍御史淮西租庸使鄂岳沔等州都團練使河
南穆公名寧下車而亂繩皆理發號而庶政其凝或逶
迤退公或登車石本送遠遊必於是極長川之浩浩見
衆山之累累王室載懷思仲宣之能賦僊蹤可揖嘉叔
偉之芳塵迺喟然曰黃鶴來時石本作歌城郭之並是

時來

浮雲一去惜人世

石本
作代

之俱非有命抽毫紀茲貞石時

皇唐永泰元年歲次

石本無
次字

大荒落月孟夏日庚寅也

五福樓記

符載

人之氣剛而直靈而無方欲其全

一作
王

也唯其所養故

處卑陋則疴恙慘怛而邪僻淫戾生焉居高明則遐曠

博大而和平康樂生焉其或將移志氣張耳目聳形體

使百祥九德沛然洋溢臺觀不作孰為起予是以我尚

書劉公有麗譙之制建嘉名者其有旨乎曰太一五福

遊乎神宮之三年也先是茲樓北嚮之廳也穹崇弘敞
實惟古制公之家每斷大事行大宴威儀四設必在於
是縉紳籩豆陳乎上麾幢鍾鼓羅乎下雖庭階燦爛誠
則偉矣而直視南墉雲物悠然蒼茫雉堞若生遠思以
聰明幹材智以光華照城壁百堵之上忽生飛樓連甍
沓拱攢倚碧空離坎之地新陳對列相與饒借赫然公
府自下而望之也若鰲山冠雲蜃氣橫天霓裳鶴駕縹
緲髣髴及其登也居顛氣之中坐青霞之側愴怳自顧

謂生羽翼二江東注萬井如畫耳聞天語目視烏背雪山
嶽岑山與雲齊風從中來肌骨淒淒於戲勝不終屈
必有伸也天作蜀國殆萬餘祀前人厥陋我能補之恢
賢豪之軌躅成藩閫之雄觀其英特也公涯岸氣業傑
出無侶成用迅密叅乎化機嘗以至公篤信佐故太尉
之幕二十年矣賓主神交中無猜腸蕩落之際以柄授
手居無幾今天子雙旌千乘而褒寵之熊羆井絡實為
天府號令政化風行雷動自纓弁至于椎髻鮐背至于

稚齒莫不冠帶其法制飲食其恩信曾未周歲炎炎休
聲然後結構之興出我餘力况其新棟宇重威容也陳
享宴均慈惠也肆觀覽省風俗也采謳謠裨政教也豈
止窮歡娛供視聽臨江遲客當宵待月而已哉有部從
事符載揚盛迹刻貞石鎮梁益使百世君子知五福之
巍巍也

朝陽樓記

皇甫湜

嶺南屬州以百數韶州為大其地高其氣清南北之所

同朝貢之所途先時此州無政有聞土穡水煩人創吏

侵田畝莠而不墾城郭牢

一作字

而不實時惟李君奉

集作

俸詔而來一年粗洽二年稱理三年大成顧郡之城既

狹而專門牆枳扁庭除湫底秋之澍雨沉氣乃上暑之

燁爍清風不下人慢吏褻無嚴諸侯於是掠旁入之利

乘可為之時端景相勢凝土度木經營未幾興就嶷然

登閣豐崇高明朗融耽耽盡飾沉沉生白改

集作若

積陰

於多陽散溫沴為祥風宮庭若虛炎天如

集作若

秋茲焉

觀游其政優優密親嚴容一作客嘉肴旨酒茲焉宴喜其

樂亶亶一作坻坻朱一作成衡旅楹君子攸寧飛檜雲基君子

攸濟乃及月春乃擇清辰一作辰清宴豆既陳賓僚有客肅

肅纍纍訖昇集作聲以止天地若開江山如新原隰成文

雲霞相陵蕩遠日集作日於天涯叢一境於階端四座洗

然若夜行之曄于光煩痲一作嬰煩之脫于身畢夕皆下一作

而下仍有皆字熙熙滿足以其直城之東目為朝陽詩云鳳凰

鳴矣于彼朝陽前代之良二千石若東萊潁川是鳥咸

集茲樓可以樹修竹列高梧矣僉以君朝之望也而出

刺是州不已屈以事高不心望以卑遠夙夜一作蒞其官

聲績用明羽儀之拜日月以數嗣而屋集作居者致遠清

集作請標疇克於將來

懷崧樓記

李德裕

懷崧思解組也元和庚子歲余獲在內庭常僚九人丞

弼者五而十數二字集作數十年間零落將盡今所存者惟余

與集無此二字三川守李公而已已歿者西川杜公武昌元公中書韋公鎮海路公吏

部沈公在丞庾公舍人李公

暨太和己丑歲復接舊老聞

集無聞字

同升

台階或纔嘆止興已協白鷄之夢未聞稅駕遽有黃犬

之悲則

集無則字

向之榮華可以悽愴况余憂傷所侵疲繭

多病當驚北叟之伏

集作福

豈忘東山之歸此地舊施

集作

隱曲軒旁隱

集作旁隱

墀規竹樹陰合簷楹晝昏喧雀所依

涼飈罕至余盡去危堞敞為虛樓剪榛木而始見前山

除審篠而近對佳

集作嘉

樹

廳前舊有太辛夷樹亦為草木所蔽

延清輝於

月幌

集作觀

留美景於寒蕙

集作榮

晨憇宵遊皆有殊意

集作

致周視原野永懷崧峰肇此佳名且符夙尚盡度公不
淺之意寫仲宣極望之心貽於後賢斯乃無愧丙寅歲
丙申月庚辰日集無此三字銀青光祿大夫守滁州刺史李
德裕記

望雪樓記

鄧袞

上纘位年京兆公繇亞荆牧彭搜鯁治蠹化者耘而革
之不易節而政成既而府署亭臺之弊壞者咸理新之
明年秋作望雪樓訖功俾進士鄧袞銘之圍蜀之鄙截

如巨砥厥郡維彭北西天屏危碧峭青夏霄磨冥鯨跳

虬奔限蠻隔番上排雪峰延疊萬重鶴甃瑤駢一作駢非月

積綃鮮振古不泐四節一色皎皎披飄寒錮陰膠光涵

二水冷射千里往哲所嘉名之玉壘公來未碁畢完瘵

凋乃於崇墉作為麗譙長材羨工不伐不徂趾故規新

不僭不驕經之泱辰暈飛迢迢三伏赫曦九野如燒斯

馬一登神滌煩銷他日徵黃羊碑郡棠下客貢銘永播

德芳先是王僕射潛蕭桂州祐繼守斯郡二公陶奇撰

幽不乏心匠於西湖臺島花竹列植布置罔不宛妙維

雪山彭之殊觀獨莫經意豈非天待我公作賞跡乎昔

西漢進儒術臣多貞方魏晉扇虛玄吏乎一作采風流孰

若公精六籍練衆務蘊張趙之幹敏兼王謝之清雅辨

辭盈庭奮毫電飛具牘百幅歷眸氷什前可以折穆之

之角近可以挫戴胄之銳則不止有逸暇覽眺蓋雄節

大旆師長列侯方鈞平衡肅和神人迫期矣衮不佞鏡

公奇績覲識士一作和事望雪不取於澄心瑩目將以思

潔白登樓不取於櫛清米曠在握上睨下察人之利病亦敷政之嘉術也大和元年九月記

閣上

茅閣記

元結

己巳中平昌孟公鎮湖南將二歲矣以威惠理戎旅以簡易肅州縣刑政之下則無撓人故居一作君方多閒時

與賓客嘗欲因高引望以抒遠懷偶愛古木數株垂集作

重覆城下一作上遂作茅閣蔭其清陰長風寥寥入我軒

楹扇和爽氣滿於閣中世傳衡陽暑濕鬱蒸休息於此
何為不然今天下之人正苦大熱誰似茅閣陰而床之
於戲賢人君子為蒼生之床蔭不如是耶諸公詠歌以
長一作美之俾茅閣之什得系嗣於風雅者矣

新修滕王閣記

韓愈

愈少時則

蜀本
作嘗

聞江南多臨觀

文粹一
作登臨

之美而滕王閣

獨為第一有瑰偉絕特

閣本
作時

之稱及得三王所謂序賦

記等

王勃作游閣序王緒作賦今中丞王
公為從事作修閣記並題在閣也

壯其文辭益

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于朝願莫之遂十四

年以言事斥守揭

集作潮

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

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

區內移刺袁州袁

集無袁字

於南昌為屬邑私喜辛自語以

為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

集作文粹有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

至其處

十二字竊寄日賞適所願焉

方崧鄉文舉正云文苑如此集本文粹作竊寄日

償所願

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為御史中

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

之人前所不便

集本文粹有及所願三字

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

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施

集作生

秋殺陽開陰閉

令修於庭戶數月

文粹作日

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

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

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已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

又無因而至焉其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於

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

集本文粹作席酒

合辭言曰此

屋不修且壞前公為從事此邦適理

集本文粹作治

新之公所

為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為邦伯適及期月公

又來燕於此公烏文粹作乎得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楹

榑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文粹有易新之三字蓋瓦級甃之破文粹

故作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集註一作至一者治之則已無侈前

人無廢後觀工既訖功公以衆飲而集本文粹有賞焉二字以書

命愈曰子其為我記之愈既以未得造觀為歎竊喜載

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集有者字焉乃不辭而承

文粹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尚

能為公賦之元和十五年十月某日袁州刺史韓愈記

重修滕王閣記

韋 慤

鍾陵郡控連山大江環合州城揭起樓榭遊之者莫不
目駭魂褫號為一方勝槩先是背郭郭不二百步有巨
閣稱滕王者懿夫峻修廣袤非常製所能擬及考尋結
構之始蓋自永徽後時滕王作蘓州刺史轉洪州都督
之所營造也距今大中歲戊辰亦將垂三百年徒嘉乎
飛翬疊巖虎踞龍盤發地呈形與山同安曾不知盪滌

不必繫於天災興廢自叶於時數將利恢復果憑智謀
故我雁門公按節廉問方頒條詔令肅而兵戎讐服政
和而疲瘵昭蘇妙撫循則有袴襦成雙一作咸獲之謠寬賦

歛且無杼軸皆空之嘆歲比善熟俗臻治平故州民相

與稱賀繼而歌曰自公之來闔境謹哈飲公之化若乳

嬰孩雖國僑理鄭圃

一作國

多方長孺緝淮陽而布教方

公今

一作之

日不足過也宜乎享亨跡居全功無何值祝

融發其災回祿扇其焰曾未竟夕煤倂秋蓬則斯閣之

製盪無餘矣其他廩廩之地接續郵亭莞棟纒連疾颺
一驚遂至延及公至是領徒夜出俾撤屋開道毒猷方
熾逡巡不能救翌日公乃往觀焉召將校謂之曰吾幸
得備位廉察不能懇求人瘼敬避天戒致火之患時予
之幸遂審量日力詳度費務役不加重而烝徒湊事協
于中而公用省衆謂難集我方指期遂得鑿鼓不勝而
築之閣閣梓材並構而勢已耽耽自非智用周敏政齊
畫一則安能叛規模之豐麗如彼程製造之速疾如此

不有廢絕孰能興耶今按舊閣基址南北濶八丈今增
九丈三尺其峻修北自土際達閣板高一丈二尺今增
至一丈四尺濶板闊長一丈今增至一丈三尺中柱

北上聳於屋脊長二丈四尺今增至三丈一尺舊正閣
通龜首東西六間長七丈五尺今增至七間共長八丈
六尺濶三丈五尺固可謂宏廓顯敞殊形詭狀革弊鼎
新有如是乎况前通舟車迴瞰江嶺每值美景讌集笙
歌散遞遠凝霄漢上軼雲雨即未知三山之靈仙窟宅

五湖之賢達沉浮其於歷賢勝負果又何如耳故自焚
蕪之後又建是閣廣其郵驛廳事接以飛軒累榭復架
連樓小閣對峙高揭旁通江亭津館致巧銜能迴廊并
抱以交映邃宇相縈而不絕則是閣也冠八郡風俗之
最包四時物候之異春之日則花景鬪新香風襲人憑
高送歸極目蕩神夏之日則鶯舌變哢葉陰如棟紈扇
罷搖綺窻堪夢秋之日則露白山青當軒展屏涼風遠
來沉醉易醒冬之日則簷外雪滿幄中香暖耐舉罇筆

好聽歌管則斯閣之盛縱遊之美賞心樂事庸可既乎
夫易舊圖新樹非常之績天其或者必將候魁岸博達
負出人智能而俾張大其所為不然何當瘡痍未復之
前而妙於救藥煨燼已成之末而遽及經營况不奪農
時不勦人力帑藏免竭日時免賒觀之者咸謂神化翕
忽殆非人力之所為也噫夫環瑤特殊巍峩相扶似乘
靈濤湧出方壺壽一作華厦崢嶸開閩睢盱用鎮遐俗尤
光輿區是必知後千百年閣之名焉與公之政俱垂不

朽矣至如江山之重復物產之殷充亭臺增葺以雲蔓
解署繕完而櫛比布在圖籍孰能該詳愚今所以為異
者但舉乎閣之廢矣自公復興而已其他壯麗形勝已
備列諸公述作故不能一二覩縷時大中執徐歲秋八
月哉生明記

文苑英華卷八百十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八百十一

宋 李昉等 編

城

萬勝岡新城記一首 東安鎮新築羅城記一首

杭州羅城記一首 歙州重築新城記一首

萬勝岡新城記

集作錄

沈亞之

元和九年蔡之帥死其子元濟以其土叛逸掠陳汝之間冬縱兵臨壽春屠馬塘走其守令狐通焚霍丘淮南

郡邑大駭民人卷席而居上聞之怒謫其守明年春詔
執金吾李將軍馳傳出守之既至收其壞卒聚壽春城
使人勞井閭而市貨耕桑之業始復民人莫知復為戰
矣八月乙巳乃集無夜引兵南出霍丘百四十里又折
而西四十里營於萬勝岡築新城初將度曰吾士卒萍
合之衆也易散而難役吾以築壘令之必苦難使寇聞
之必襲吾思欲其自用乃召諸將謂曰吾旦日望氣其
狀有寇謹備之令諸軍分營連居環迴之間十有餘里

各視營之所向宜為數堵之垣以禦暴矢耳諸將素奇

將軍言歸而亟曉其卒故所命立就將軍與監軍使出

周視之

集作還

以集作至

武寧大稱築者之能勞以酒帛語

寵其將因曰既已幸周繚之善也他將恥其功之不類

乃復興即日而垣周將軍監軍使出具牛酒為勞因士

卒之樂又令曰山澤之地其土瘠漓今時方秋浸潦用

事謂衆之功難為也顧其

集作為

垣今日而周明日而壞

吾為諸君惜之誠能致其厚則土藏

去聲

氣色脉力相輔

雖霖潦不為患矣築者皆悅復爭為厚及竟將軍監軍

使出視之復勞曰嗟乎諸君之能衆士之功也既周且

厚始為

集作謂

其垣今則城矣因自吟曰城乎城乎使其

增數仞其

集作而

飾之寇雖蚩尤寧敢犯我乎遂歸諸將

相謂曰乃者將軍之詞得無意其高耶吾黨亦

集作醜魁字

其卑矣復增其築於是新城遂具明日果寇來望見皆

愕然因至新城傍具

集作俱

張喉高言指城上曰為我曹

敬謝將軍訖辭而去諸將盡伏寇亦以王覽

集作賢

董重

質營其側拒之十一月戊辰將軍將卒萬餘西渡澗渠

上史蒺岡與賊陣自平明至日中進退相延不得合及

日側將軍乃謀曰彼必乘暮伺吾還兵擊我必矣於是

引兵急切履寇進退數里

集作急攻寇延退數里

乃以精兵分伏

其兩隅復自進

集作延

退間拔其羸老先復令軍中曰皆

坐賊之後見官幟有引渡者以為兵怠俱還遂大呼疾

馳東下於是伏兵皆奮斷其後賊大潰殺傷千餘生得

數十人官卒死者亦數百人是時李時亮為先鋒將使

百騎遊擊左右獨五人環馳如轂至賊麾下斬其將王

覽

集作賢

繼轡轉鬪而歸十一年夏高霞寓敗於隨

集作隋

唐既謫盡發其卒屬陳秋捕得寇兵盡罷南境之備俱

東備矣九月使偏將軍李曜領步卒數百人從險道夜

行

集無行字

銜枚入寇境西過九女原百餘里屠其堡衆三

十餘壘又使義營諸將西北境

集作傍

安陽山破其土附

屯戍之衆數十百人招其降民男女萬戶得其將二人

用之久之朝之卿士以為將軍怠於戰或發其語而客

亦有來誥

集作語

於將軍曰始天下高將軍之義以將軍

兵臨三州之寇謂一舉而取何為久不稱其獲與將軍

曰子之望吾非也夫鋤深根者必利其錘乃吾之部多

吳楚耕販之人習於沮澤之上彼魚鳥之性其生也

集作

矣惟惟如偷見其游翔之羣非不多也及撫掌而駭之

即爭為潰矣而寇亦素難吾名常以精卒待我今驅是

於畝谷之間與寇決鬪譬由畜彘之禦窮狼寧有所抗

盖居之嚴城以固其意令旦暮從壁上望見寇騎號呼

奔突之狀以熟其目然吾又常喻以風雲勝敗之語

集作

語之二字

以壯所恃如目熟而恃壯及其可用吾伺其利而

擊之期於必勝此吾所効也十一年冬詔書促戰十月

乙未上遣中貴人來臨視將軍於是圖其陣於帳中令

諸將各識其序旦暮擊鼓教士卒為分合圓方之勢備

畫所用將軍出客有難之者

集作

自建中於今淮夷三

叛其間矣雖蒙赦令然未嘗斯須忘戰故介兵人傳其

兵父訓之子兄教之弟非戰事不語是寇以將軍名聞

天下故

集作固

不敢犯自將軍西出疆屯兵於萬勝城以

控其要濠水而東連次江淮之間郡邑之人耕桑自力

展

集作輸

轉相屬曾不為寇虞此將軍之功也以強計毅

誠招其轉禍之人繼來如繩此將軍之用也今將軍不以此為百全之基驅貊越之人身自蒙堅而與必死之

寇決命頃刻即萬有一不如

集作知

將軍之指東土之固

將安仰哉對曰此吾以熟於計久矣然吾昔嘗仕於河

塞十有餘年

集作公字

若僕之忘伸也前行始入覲不意蒙

寵於過悞使率師振旅吾之力唯其所屈

集作指

已死効

夫馬隨羈而引者也羈之使馳則為之馳羈緩則步安

有擇塗陸而避僵蹶哉如有從

集作縱

之不前銜之不止

徒見撻賤之棄焉得延頸跼足以待御且聖上旦暮待

績於吾中貴繼至亦吾蒙羈之日也何敢自引於便而

已矣遂以十一月庚辰夜漏過四十刻引兵西渡上史

族收

集作牧

之下矚賊壘分練

集作銖

皆察及日中大風從

西

集作西猛

起折幹迴幟將軍謂中貴人曰今日之候非其

利也願屯兵堡史族以伺之中貴人曰某受命視公戰
不視公守將軍不得已乃陣中軍為前武寧軍次之左
右輔皆親兵戰凡十合會廬宣之軍居間聞戰聲自驚
潰失次且遁時賊軍方苦中軍武寧之殺傷幾欲引去
及聞廬宣之軍驚潰即分精兵數百勁突所潰以擊之
而將軍復與中軍武寧深逐賊而集作西行數十里因與
廬宣之軍相棄廬宣之軍先遁去卒無所傷至暮中軍
力鬪遂死其將曹惟直張忠信楊渾等及卒死者數百

人武寧死者亦數百人還軍新城雖無功者亦勞之以
故士卒無戰苦畏叛之患時亞之客壽春得詳其語而
書之以備史聽

東安鎮新築羅城記

羅隱

天下自懿考僖皇之後綱領不振龐勛王郢觝單

古觸字

於前仙芝君長踐踏於後所以齊寇攘臂一噪四海瓦
解自爾枝牽蔓引可口而咬其或一壘之不謹一板之
不嚴則剗剔之不暇雖十室之邑三戶之鄉必壁塹以

備之籬落以抗之况大藩之襟帶吾土之繫倚者乎杭
之別部舊有八郡之目其始以破山倚旌八將之功所
致也而東安主領者今副戎杜君君尋其擒逆朗於京
口破從實於毗陵天子寵之拜常州刺史遂付其兵於
子弟焉撫於內者曰建思禦於外者曰建徽經度於季
孟之間者曰建孚相一作泊君解印而歸淮叛淝偷連壓
封部元帥大丞相彭城王始授君以板築之要濠塹之
廣袤地里之橫亘皆取則於大丞相一之日鳩其民人

相其險易惟帥有令惟汝克從二之日度其資糧卜其力用經之營之厥畫惟稟三之日命其將曰可球汝當從役于杭必能識大丞相意善匠吾事勿令不如丞相

指揮曰侔汝工

一作王

曰溫汝率鐸令等二十一將翼侔

以進曰鄧洎儼汝督防邊備禦二都之士卒以介於侔之左右曰勲汝司吾儲廩謹吾出入城者若有墜惟汝之咎起大順辛亥年秋七月壬戌訖于明年夏四月庚寅蟠東蠱西岡連城周

一作離連坎周

植乎二千五百步隆者

就之窪者盈之民不毀擔時不妨務夏五月甲辰司徒

犒羣帥于城下若畚者皆與焉不三四年楊行密持淮

南節以稱盜豕突獠衝擾我疆境而東安郡尤為其所

忌行密藏一作減安仁義之精銳分田顏陶雅之敢勇以

攻東安城樓櫓翔空矢石交迸翊日我軍憑其城斃賊

將于城外者數四溝塞塹堙悉以一作其等色自是羣寇

不復有圖朔一作南之意是知人非城則無以為捍城非

人則無以自固不有城也人何以安不有將也城何以

堅于時紫溪

一作經又作浚

竄保城火建寧不守靜江無將奔

我而活者四鎮之生聚焉噫天下之無事也吾鄉則有

河間凌淮

一作準

宗一濮陽吳降已下南汝素不約還朴

以文學進天下之有事也吾鄉則君建至于子弟伯仲

及諸將佐以武藝稱豈文武之柄倚伏而然後

疑作江復

山稟受與時消息者乎隱亦嘗以先師之道千名貢府

進取未半

一作牢

九鼎羹沸文既不用武非所習今則老

矣高謝三君杜君以鐫勒見徵不敢堅讓乾寧五年六

月二十一日記

杭州羅城記

大凡藩籬之設者所以規其內溝洫之限者所以虞其
外華夏之制其揆一焉故魯之祝丘齊之小穀猶以多
事不時而城況在州郡之內乎自大寇犯闕天下兵革
而江左尤所繁併余始以郡之子城歲月滋久基址老
爛狹而且卑每至點閱士馬不足迴轉遂與諸郡聚議
崇建雉堞夾以南北轟然而峙帑藏得以牢固軍士得

以帳幕是所謂固吾圉以是年上奏天子嘉以拙政優
詔獎節以為牧人之道其盡此乎俄而孫儒叛蔡渡江
侵我西鄙以剪以逐蹶于宛陵勁弩之次泛舟之助我
有力焉後始念子城之謀未足以為百姓計東眄巨浸
輾閩夷之舟櫓北倚郭邑通商旅之寶貨苟或侮劫之
不意攘偷之無狀則向者吾皇優詔適足以自榮由是
復與十三都經緯羅郭上上下下如響而應爰自秋七
月丁巳訖于冬十有一月某日由北郭以分其勢左右

而翼合于冷水源綿亘若干里其高若干丈其厚得之
半民庶之負販童耄之緩急燕越之車蓋及吾境者俾
無他慮千百年後知我者以此城罪我者亦以此城苟
得之於人而損之已者吾無愧與一作某年月日記

歙州重築新城記

楊 夔

天祐丁卯歲月直辛亥有星自積水流入于輿鬼知天
者曰輿鬼之宿是為鶉首於辰在未之衝日丑為星紀
則牛斗之分也據茲星祥秦之鄣郡漢之丹陽其有水

為沴乎厥應當在戊辰之丁巳明年夏四月辛丑宣歙
睦雨周一甲子平地水文餘四日而後止新安郡之新
城繼為暴水所汨雉堞咸圯都帥太尉潯陽公周視其
壞色沮神戚一作感將捐去而莫修則功存之可秘也將

徵役以完舊則民勩之可憚也迨于兩月不遑發命又
念強敵未殄方礪鋌伺間豈可惜費重力慢蓄輕守以
速寇心乎秋八月乃頒役於五邑先降簡于邑令且誠
其程功無使隱民厄於豪族擅諸利俾率怨于下以益

上者二字一作吾匪德也邑令承命躬自閱籍功之延促事

之繁簡由窳向豐罔有弗均於是五邑之民不再命而

麈至於新一作所城之下凡板幹畚築之用皆未令而具

初公巡壘觀設一作毀審贖厥由且歎其雖新水之異以

害茲城亦始構之踈以稔其失也烏有於泛沙流石之

上而能為永永之基哉乃命指揮使劉贊徐璋三城使

朱環及節級等各畫分而督役遂諭以城之舊址浮而

斯濫今當發深一仞抉去砂石實以精壤重加鎮築然

後廣其宿基增諸石

一作鹵

版必使堅永侔于鐵壁役或

務棘棘則民瘝築或務感感則民疲弗棘弗感繫爾曹

寬猛之有中也無以苛忍相矜無以造速為代諸侯受

教夙夜昏勗勉于恪勤以勵厥躬故執畚者繩繩操斧

者說說輦壤輸財蟻列子臻笑語忻忻

一作聽聽

爭先有期

自旭及晡役未嘗懈遠而望之則疊巘層巒屹如天設

迫而視之則崇岡連阜捷若神化迴合叢倚崖束山抱

建邦則險此焉是覲自八月庚子興役暨十月之壬寅

而役罷工者函斧築者閤鍾太尉潯陽公建旆而巡諸
乃曰城之完屋之新實麗實堅非諸邑之奉公焉得民
不擾而力齊乎非諸校之盡節焉得役不煩而功速乎
所以見二三子之忠勤以佑吾政也自公之臨是邦也
法明而兵勁刑審而罰中故民樂其化安其土及徵庸
而屬邑之民父誨其子兄教之弟以公之問俗也未嘗
有猾吏之擾以公之撫封也未嘗有外寇之虞以公之
治戎也葵藿之禁無敢有觸者以公之獎善也鱗介之

美無敢有侵

一作併

者故十五餘年綽綽焉如鱗之潛遇

其淵廣雍雍焉若禽之棲獲其蒙翳絕釣網之慮無畢

一作羅

弋之患詩所謂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見于我公矣

今水壞城壘重興畚築苟或進退不副公之用是謂奸

慈父之命其為悖戾神豈爾容哉故民不俟令而爭集

不勞促而自課非恩信之昭感何以迨乎此哉

一作勞於

戲事有奇績有異不克稱頌以流于裔秉筆者之過也

閩鄉揚夔自勝弁力學以暨於髮落齒墮屬茲喪亂洎

在民伍獲承公殊衆之遇每歎其有志無時許將其促
鱗弱介遊泳於豐沼無以酬獎之意敢撰重築新城記
以獻時歲在降婁周正之月十一日記



文苑英華卷八百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苑英華卷八百十二至
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璉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鈔

校對官助教臣黃昌祺

謄錄監生臣孫國鑑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八百十二

宋 李昉等 編

城門

楚州修城南門記一首

全義縣復北門記一首

水門

附斗門

通愛敬陂水門記一首

汴州東西水門記一首

新修漕河石斗門記一首

橋

汾河義橋記一首

中渭橋記一首

井

義井記一首

觀風驛新井記一首

城門

楚州修城南門記

鄭吉

今上元年春正月楚州新作內城之南門何以言新因
舊之去也何以言作更從王制也王制若何曰天子諸
侯臺門也何稱內城別於外郭一作交非也春秋傳曰南門

者法門也南面而治者政令之所出也楚大邦也日者

草創南雖設譙門卑且陋但闔兩扉為露棚於前振軍

旅

一作鼓

馬露棚不能蔽風雨亟理而亟壞由是刺史無

御史中丞李公新作之公名荀隴西成紀人用文學德

行進嘗言於賓客曰走前為戎曹郎白於執政曰太平

時天下有府兵今散矣而折衝果毅郎將戍官等輩尚

冗食焉艱難後天下有州兵而軍籍多空名庫兵皆刑

刻

一作

厲安不忘危易道也有備無患軍志也晉室尚清

言代馬諫河洛天寶怙富庶燕盜腥中原職司

一有
空字其

守言非出位幸相公裁之當時執政雖似不為意他日

揖走於列曰沂淮而上

一作
止

達於潁而州兵之益團練

者纜聯五郡焉楚最東為名部疆土綿遠帶甲四千人
征賦二萬計屯田五千頃凡兵賦食三者相通也公嘗

亟言兵願試鋒穎焉召對延英得列以聞可脂轄矣故

遂授銅虎符竹使符來此公始下朱轡遽視城洳簡兵

甲閱卒伍若不適於意者楚人再無歲負租逋穀甚多

乃去鄉胥之啄害民者歛賦與之緩期人戴其惠征租

力人入

一無
八字

矣得善用籌者勾稽公物之出入挾負財

且二百萬俾軍吏之敏察者覘公田之稼得將隱謾之

穀不翅萬斛掌公財而坐于市占軍籍而蔽其家計其

入僅足其廩食牧財而斥其人外廢有征馬雖不滿四

千蹄而橐粟脂藥之用圍牧將卒之列繁且耗公曰幸

天下無事就有道

一作既
有急

而此悉罷去之月省費三萬

藏有滯財矣乃完補卒伍乃犀利甲兵乃飫飽吏士乃

恢崇規制掾曹有公膳牙門有常饗胥史有官厨衛卒有給食合而言之曰廩滄錢者三百七十人先是以歲用不足常自正月迄于仲夏凡曰廩滄錢者皆半之俟斂新賦而后復之或災沴水旱賦不畢入於終歲不復公曰寧損他費焉有責其盡力而使之歎復耶悉調之仍筆於檢日用約若今歲後或不易羊羹之敗其無虞乎由是吏胥醺其德將卒許之死矣士伍寒燠有若賜衣詔以歲貢征緡賦之嚮者泉輕幣重而賦之以帛而

士得其贏今也泉重而幣輕猶賦之以帛官受其利公

曰吾心有不安焉盍

一作盡

賦以緡苟不足即與帛而時

其物之價而直之既聞令謹聲動壁壘皆曰有君如此
使我蹈水火可也乃新南門巉然而樓增以舊五之二
馬劃為雙門出者由左入者由右夾築高阜類觀闕而
非者九一作九軍壘皆爾命之曰却敵慮墟土之易陂陁
也鱗甃而塗固之周施檻楯其駐也建大旆鳴笳鼓以
司昏曉焉其戎也卷旆援袍於樓中以謹擊柝以嚴教

令以壯都鄙以張軍聲為理若此足塞執政之云兵賦

食三者相通試鋒

一作筆

穎之說矣凡畚築攻木瓠甕塗

墜者無慮備於軍伍而州閭人皆來縱觀耳既休役勞

工顧謂告曰子學舊史願為我記日月不願黼飾空言

曰古者國有史舉事必書舉國有詩王者採之知其國

之風自秦郡縣天下史之與詩皆止矣獨有銘功記事

文之金石者近於國史國風之類歟然言之不文不能

播遠請將俟作者公曰否子焉用辭既不得命乃考三

亦無實以書往歲有將作少監李姓陽水名善籀書尤此字

工為大字瑰碩多力郡邑省寺得其署題者榮而葆之大歷中客於楚因大署州門昔人措之於西偏至是公

易之於南門以表揭遠近或曰宏制異蹟公

一作相期

於數十年間斯盛事也不可以不識故著之於末仲春貞陵復土羣臣上言請御端門赦天下改元上思慕未許故猶以大中紀年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謹記

全義縣復北門記

柳宗元

賢者之興而愚者之廢廢而復之為是習而循之為非

恒人且猶知之不足乎列也然而復其事必由乎賢者

推是類以從於政其事集無此字可少哉賢莫大於成功愚

莫大蜀本作甚於恠且誣桂之中嶺而邑者曰全義衛公城

之南越以平盧遵為全義視其城塞北門鑿他雉以出

入且二字集作問之其門人曰餘百年矣或曰巫言是不利於今故

塞之或曰以賓旅之多有懼竭其餼饋者欲迴去聲其塗

故塞之遵曰是非誣且恠集作恠且誣歟賢者之作思以利

乎人反是罪也余是復之詢于羣吏吏叶厥謀上于大

府大府以俞邑人使焉謹舞里閭居者思主其家行者

樂出其塗由道

二字本作由是道以

廢邪用賢棄愚惟

集作推

以革

物而

集作宜

民之蘇若是而不列殆非孔子之徒歟

集作也

故為

集作為之記云

水門

斗門附

通愛敬陂水門記

梁肅

歲在戊辰揚州牧杜公命新作西門所以通水庸致人

利也冬十有二月土木之工告畢從事徵其始請刻石
以為記云書載濬畎澮距川傳稱為川者決之使導然

蓋一作導與政損益政舉則道舉政汙則道汙汙則革革

則久賢哲之治也當開元以前京集作荆江岸於揚子海

潮內于邗溝過茱萸灣北至邵伯堰湯湯渙渙無隘滯

之患其後江派南徙波不及遠河流浸惡日淤月填若

歲不雨則鞠為泥塗舟楫陸沉困于牛車積臭含敗人

中其氣為疾為瘵長民者時興人徒以事開鑿既費累

鉅萬或妨奪農功殫財竭力隨導隨塞人不寬息物不

滋殖百有餘年矣貞元初公由

以集作

秋官之貳出鎮茲

土既下車乃驗圖考地謀新革故

一作謀
利革害

相川源度水

勢自江東而西循蜀岡之右得其浸曰句城湖又得其

浸曰愛敬陂方圓百里支輔四集盈而不流決而可注

圖以上聞帝用嘉允乃召工徒修利舊防節以斗門醜

為長源直截城隅以灌河渠水無羨溢道不迴迂

集作
遠

於是變濁為清激淺為深潔清澹澄

集作
泊

可灌可鑒然

後漕輓以興商旅以通自北自南泰然歡康其夾隄之
田旱暵得其溉霖潦得其歸化磽薄為膏腴者不知幾
千萬畝野人誦曰膾膾原田自今以始歲其集有豐年都

人誦曰沔彼流水我邦是紀鍾美不知嚮非我有先
物之知移俗之才則曷能運可大之謀蠲累世之弊繇

旬朔之勞致無疆之逸宜乎人之永歎也如此按

一作
詠歎

陂塘本魏廣陵守陳登所設時人愛其功而敬其事故
以名之謝文靜晉書成偃又以召公之德為稱有魏以

作靖

還五百餘載不朽之績及公而三皆在斯邦不其盛歟
水門之作將以重成功示長利非登臨游宴之為嘻後
之人抑可以知

汴州東西水門記

并序

韓愈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越三月
辛巳朔水門成三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司馬
賓佐寮屬將校熊羆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之士女
蘇會闐郭溢郭既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其集無其字

成績其詞曰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為城其不

集作弗

合者誕寔聯鎖于河宵浮晝沉舟不

閣本作用潛通然

其襟抱虧䟽風氣宣洩邑居弗寧訛言屢騰歷載已來
孰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

囂童噉嘖劫衆阻兵慄慄若墜若覆時維隴西公

李勉

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持

集作拯

其危遂去

其疵弗肅弗厲薰為太

集作大

和神應祥福五穀穰熟既

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諮

集作咨

司馬是謀乃作水門為

邦之鄂以固風氣以扞

集作開

寇偷黃流渾渾飛閣渠渠

因而飾之匪為觀遊天子之武維隴西公是布天子之

淳

集注云一作天下之文

維隴西公是宣河之汙汙源于崑崙天

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尚俾來者知作

者

集無者字

之所始

新修漕河石斗門記

穆員

分洛為漕斗門在都城東

一作門字

南中橋之右舊制喉不

深口不速其流隨之水斯溢旱斯涸東有斜堰俾其來

往終歲不修輒壞修則水積高而迤南北北傷則洛巨
卽趾南傷則魚遊井鄜不脩則漕復于陸且其地與岸
皆寘薪焉不再閏而一作不一易每歲繕塞斜堰洎南北

堤橋之費相與盈萬其斗門之工不計蓋其弊者也安

平公治三川之暇顧念於此之疾未去且曰水之性導

無不順一作利壅無不害善為水者唯其所趣使若自然

其要在於不與之競而已是用浚斗門之下以量其入
庫斜堰之上以歸其餘庶乎饒不為增傷不為減盈萬

之費歲收於公而通海之波率土之運東西交騫合朝
宗之義焉中橋之旁有古堰廢石沉于泥沙公乃發而
轉之以代寘薪之制省於自他山而致者盖百之一猶
懼剛之不勝柔岸化於水乃受規矩俾之追琢如斧斯
銳以分其衝如月斯仰以折其勢積石山關中流湯湯
南隣鑿龍永代無愧上濟行邁是為通橋歲三月興作
四月畢事一作事畢人不見始而覩其終埒其功用不足於
常歲之數而不朽之利與皇都洛水垂之無窮焉嗚呼

物之至柔者水不得其理者懷山襄陵其次決隄防隕城邑夫唯不爭之力然後勝之天下之理一理也制天下之至強者其唯不爭乎於水也見公之政於政也見公之德異日觀易簡久大之業此非其一隅哉公以為成公之志者實肆其勤命以名氏刻于岸石仍俾末吏謹而書之貞元四年四月丁亥日記

橋

汾河義橋記

崔祐甫

絳人有成橋于稷山縣南汾水上入境稱曰孝子詢

之三十喪父母五十猶

一作由

縗麻故其鄉黨捨氏不名

貴之也初茲縣有其舟之役隣邑有官修之梁自太原

西河上黨平陽至于絳達于雍繇卒迫程賈人射利濟

舟為捷渡口如肆孝子川上喟然嘆曰夫來者如斯其

可勝紀欲速不達式

或作其

在茲乎見義不為非勇也臨

難不濟非義也廼願棄家乞諸他郡枯槁藍縷日恒歲

積自河間

一作阿闕

而東陶唐儉風食貨艱難閭里褊小率

令遠馳驟邇饋餉者耄

一作耄

喻美於編戶丁男捨耒而

攻木義聲感也沘流湯湯河許牽射潰

一作潰

沙徙岸呀

呬轉騰畚築於激射之旁根柱於沸渭之下是慮是圖

功就其十八九矣其年秋七月天作靈

一作淫

雨湍悍

或作

激襄陵噫大水不仁前功蕩矣邑老鄉人涕泗而弔之

曰力竭于

於一作

子天不恤是而已矣顧而不應且有後

圖徵詩人之嘉謀參作者之遠慮曳索辦篋繫舟戾舸

一作航

白露下而謀始止於凌澌杜春冰解而興功止於

水潦降一夫

一作嘆

不可奪志三年其有成功廣可

方軌平可轉轂去其飾成在

一作無成

丹腹取其固勢

異虹蜺僉義於孝子之功也故曰義橋昔周王以

懿戚封建吳札美盛德遺人西臨孟津北對姑射

山河風土其肯徒然所以義表專

一作顯

門功烈隣

境難其一善矧乃兼之由是縣人誌之于石

一作皆唐

文粹

中渭橋記

喬潭

自鳥鼠穴者茲水廣矣依

一作稅

鳳凰城者茲橋壯矣水

朝巨海而不竭橋通大路而居要不然豈自秦至我唐

六千甲子而獨

一作猶

存也稽厥弘道

一作造

率茲帝圻

一作

畿候天根之見當農務之隙司金司木鳩而積也水工

木工速而至也揮及落雪荷鋪成雲京兆尹紫綬

一作綬

而董之邑吏墨綬以臨之遠邇子來結構勿亟無小無

大成稱天

一作于

休經之營之不愆于素丹柱插於坎陷

一作

朱欄絕而電炫

一作

乃虹引成勢猶鵲填就功連

橫門抵禁苑南馳終嶺商洛北走滇池鄜時濟濟有衆
憧憧往來車馬載馳而不危水潦起漲而轉固人思啓
者吾其能濟絕絕赫赫轟轟聞聞且周穆之駕鼉鼉振
千祀也東明之聚魚鼈稱一時也孰若我由也一作而
必達憑之而必安若以匹敵夫何遠矣潭遂一作因行
邁觀茲崇飾將刊石以表跡敢搦札以記事赤奮若歲流
火之月也

井

義井記

邵真

義以發衷形外昭施物也井以下汲上導彰濟人也河
間公鑿井於城垣之次陽門通莊之右偏署曰義正哉
導之深源經以一作善利庇彼邃宇達于交衢鐵其瓶

以永不羸石其甃以給無泥飛輪周散泄竇前注淬一作

汙而平之隨用不私主發生以流潤當赫曦以伏炎在

搖落而激清抵凝沍而不閉環四序以一其惠俾憧憧
者知飲濯所嚮焉茂煥暘之虞濟煩乏之艱昏懵者得

以淘盪瘵癘者由之蠲愈滌汰氛坭沃洒蒸灼澹然不

改與地配久化囂闐為閒敞隣梵宮以一作清淨脩廊

對開連樓鬱峙嘯真侶以宴息速嘉客以盥漱一作指

心而授應日而就彼豐福吉祿繁榮重一作慶欲不萃

於河間之門得乎故北寺司刑上卿也南一作臺專席

中丞也戎府佐政司馬也參貳外閫顯榮當朝騫騫青

冥前視萬里是鑿井為濟川之漸斲輪為秉軸之兆可

轉盼而待矣公才蔚量碩質貞氣淳名膺王府心拂塵

累制一作料物以經遠恤人以遂誠迴俸節財藏事彰義

將獻社于大君貢休于元戎歸壽于高堂三事體大公
之弘誓乃戒司翰者書實刊記揭于井外時大曆六年
春三月記

一作皆文粹

觀風驛新井記

崔黃中

自荆門至清宮三百里雖水泉味鹹鑿井疏源往往而
有中間觀風驛三十里涓滴不流硤确而瘠長亭短亭

三百餘家終日挈瓶入谷而汲暨乎暑氣炎煽天地燒
爍金石提縷半路已成溫湯居者既往來

一作性命

難通行

者固不保其往元和六載我司空鄭公節度荆南下車

之日緝寧巴徼統正楚風疏導瀆溜未暇細務三年政

閒事已

一作簡

因議路室委餼之事饑乏汲引之道訪於

幕中寮佐僉曰地形峭峻意功多未即贊公公曰登陸

求蓮誠宜不卜然貳師鑿井焉有檻

一作濫

泉愚叟移山

素無巨力志之所至神亦或昭苟利於人不計藏鏹支

使庾承度宣貞絕俗仗義真

一作直

副成規終此殊績於

是程功歲事穴其路隅一之日興畚鍤應鼙鼓騰沙

培土二之日困于石飛鎚敲火轉石磊砢三之日計功

一作工

未畢濺泉仄出泛濫渤涌井上千夫囁噪喧呼揚

灑甘溢

一作泉

提缶爭先巷無居人語笑道邊嗟乎夫善

政養人之術皆日就月將然孜孜而化昌若鄭公興一

言土石之役濟萬古生靈之命匠意於衆慮之表見機

於不牽之初如此翊君為堯舜之代惠澤必浸於昆蟲

贊國為華胥之朝恩波必滋於草木況濟人於聲教之外愛物於象數之中立德已來無出其右易曰改邑不改井以君子清規長存鄭公有焉黃中猥從鄉一作鄉從第得厠賓筵覩事揚嘉猶未盡焉一作善冀後來多士經此樂土知有仁焉時元和七年歲在壬辰十二月二十三

日

文苑英華卷八百十二